

时评

面对兰考大火，民政官员太淡定了

人民日报报道：“在火灾五天后，民政部依然未回应舆论热点。中央转变工作作风的要求，在这里还看不到落实的迹象。”兰考大火尘埃落定时，应是弃婴孤儿救助体系亡羊补牢时，此时任何的冷漠和懈怠都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。

评论员观察

□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

7名孤儿遇难，6名官员停职。因为一场大火，兰考妇女袁厉害的孤儿收养所在当地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冲击波。问责或将继续，但往上延伸的趋势并不明显，起码民政部在应对这个事件时已经显示了令人震惊的淡定。事后，人民日报记者联系民政部相关司局处室采访，打了15通电话也仅得到一个“领导不在”的答复。

民政部一些官员在重大

灾难之后若无其事，一方面显示了机关“衙门作风”的恶习，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悲惨的事件并没有引起整个民政系统的重视。或许在民政部一些官员看来，兰考火灾纯属偶然，即使要追查责任，也只需查袁厉害的过失，让基层官员担起行政责任。回顾这个事件的整体走向，也大致如此。

为体现对生命的尊重，确有必要查清事实真相和责任归属。袁厉害作为事实上的监护人，对于7名孤儿的意外死亡难辞其咎，当地政府多年不作为也必须被追责。在6名官员停职之后，

调查组已经认定起火原因为宅内儿童玩火所致。事件进展到此，似乎快走完了所有的程序，马上要画句号了。但如果追问如何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，却又看不到清晰的答案。与7名孤儿的生命比起来，这个结果是如此轻飘。

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像袁厉害这样的收养人在全国并非个例。据推算，仅河南省每年就有几千甚至上万弃婴，而被合法收养的只有约2000人。这就意味着，绝大多数弃婴都要通过灰色地带流入寻常百姓家。不能否认，有个别收养人曾利用弃婴进行诈骗或其他违法活动，但绝大多数

数人都是出于爱心收养。因为火灾，袁厉害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对孤儿的监护资格，甚至还要面临刑事问责。如果各地为防患于未然，都对普遍存在的民间收养进行严格的取缔和强制的剥夺，那么很多人关爱孤儿的热情就会受到极大挫伤。最糟糕的结果就是，一些弃婴将来既进不了福利院，也进不了百姓家庭。所以，在现实条件下，私自收养行为虽不合法，也强过无人收养。

对民间的私自收养行为，民政部等部委虽有规范性文件，并无强制性措施，政府的“动员”遭遇收养家

庭的悲情哭诉大多是无功而返。况且，像兰考这样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儿童福利机构，怎么能理直气壮地要回孤儿？既然儿童福利机构容量有限，民间和社会力量大量收养孤儿是各地无法回避的现实，这就需要职能部门通盘考虑，以有效的法规照亮灰色地带，明确各自的责任和监管方式。此外，民政部还应努力从源头上防范遗弃婴儿的行为，加大财政投入，弥补对儿童福利的长期欠账。这其中的很多工作都牵涉到法规政策制定和体制完善，不是地方基层部门能完成的，尽管兰考县

民政局等部门已经承担了自己的责任，与民政部那些淡定的官员相比，他们也有自己的委屈。

兰考大火尘埃落定时，应是弃婴孤儿救助体系亡羊补牢时，此时任何的冷漠和懈怠都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。希望民政部的所有官员都能认识到，发生在兰考的这场大火绝不只是烧痛兰考的大火，民政部必须有坐不住的感觉。人民日报报道：“在火灾五天后，民政部依然未回应舆论热点。中央转变工作作风的要求，在这里还看不到落实的迹象。”这让人痛上加痛。

公民论坛

别拿纳税人钱玩学术概念

□晏扬

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日前发布《国家健康报告》第1号，报告称，国家健康是中国超越美国最大、最重要的“本钱”，中国只要坚持内修外适、强身健体、善养国家“精气神”，预计到2049年，就一定能够全面超越美国。报告还提出了中国超越美国的“路线图”和“时间表”。(1月9日中国新闻网)

如此“美好蓝图”本该振奋人心，但众网友对这一说法并不买账乃至嗤之以鼻，“新华视点”官方微博等也对此说提出了强烈质疑。

关于未来几十年发展目标，中国早有“顶层设计”，即

大家耳熟能详的两个阶段：一是到2020年左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二是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。后者是基于当前现实、集合各方智慧作出的预测和判断，要实现这一目标任重而道远，须作出艰苦的努力才行。若这一目标如期实现，我们仍然是“中等发达”，既然是“中等发达”，就意味着世界上还有“高等发达”国家，从目前情势看，美国现在是，未来几十年仍将会是“高等发达”国家。如此，到2049年，我们何谈“一定能够全面超越美国”？即使GDP总量超越了，但人均GDP未必能超越；即使人均GDP也超越了，其他各项指标未必都能超越。

学术研究是要花钱的，花的是纳税人的钱，研究者本人的工资、福利也由纳税人提供，决不能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做毫无意义的研究，甚至玩虚浮的学术概念以博取虚名。

拿什么救助失守的救助站

□王聃

近日，有记者假扮流浪汉体验长沙救助站生活。救助站人员将记者双手束缚摁在地上，并用膝盖顶着记者头部。同时，记者在救助站里看到，另有老年人被双手反捆躺在担架上，自称被打并向其求救。(1月9日《三湘都市报》)

公众也许无法想象，在收容遣送制度因为孙志刚案被扔进历史垃圾堆多年后，竟然还有如此野蛮的一幕在救助站里发生。一个长沙救助站之乱也许只是个案，但它却提醒我们去剖析当下救助体制中可能存在的短板。

这一切绝不是偶然发生

的，它与当下一些地方救助体系的欠透明有着直接关联。毋庸置疑，我们救助机构是处于行政主导体制内的，或许正因为如此，它对社会与公众敞开度不够，公众既难以洞见其管理过程，也很难参与其中。如此，出现“黑屋里的暴力”便不奇怪了。但原因并不仅止于此。在我看来，审视暴力救助，还离不开对救助机制本身缺陷的反思。从当前的情形来看，城市救助站更多起到的是一种“转送”的作用。换言之，它仅仅是以帮助流浪乞讨人员返乡，暂时解决他们吃住为职责。这就意味着，对于收留流浪乞讨人员，他们并无源头上必须救助的压力，也并

不试图去提供延伸式的救助措施。因此，种种只为兑现“转送”功能的异化行为就会出现。比如，违背当事者的自愿强制救助，或者习惯性地不救助；比如，难以实现与社会的联动；再比如，只把流浪乞讨人员当成某种任务下的特定对象，而难以真正将其视为有尊严的公民个体，如此，不被监督的暴力行为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。

拿什么来救助失守的城

市救助站？屈指算来，今年是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施行第十年，十年已不短，十年亦是丈量的尺度。请更多关注与改进救助制度本身，请永绝指向社会弱势者的暴力。

驾考“通过率”低是个好消息

□廖水南

按照1月1日起实施的新交规要求，驾驶证考试全部按照新的考试内容和标准进行。由于新规要求严格，特别是科目三增加了安全文明驾驶常识理论考试，致使各地通过率创新低。

驾考“通过率”创新低，学员们苦不堪言，但这对于公共利益而言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好消息——考驾照的难度加大，意味着拿到驾照的人的驾驶技术会相应提高。

考驾照不难，首先看

年全国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62387人死亡，绝对数还非常大。近5年来，每年平均新增机动车1600多万辆，新增驾驶人2000多万人。进一步严格驾驶人考试、发证和日常管理已迫在眉睫。其次，驾考新规严不严，还要看考试内容的调整。此次新规考试内容的调整，主要在于提高针对性和实用性，更加注重路面驾驶实践。比如科目二取消了通过连续障碍、单边桥等考试项目，这给考生减轻了负担，而在必考的5个项目中，包括了曲线行驶和直角转弯，这两个是最简单又最实用的，不存在增加难度之说。

再者，考驾照现在“难”，并不代表以后难。从这几天各地的驾考情况来看，新规之所以让大多数学员难以招架，主要在于考试模式的突然切换让一些学员不适应。就此而言，驾考新规是否太严，现在尚不能妄下定论，还需要时间和实践来回答。也许，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经验积累，不仅考证难题将不复存在，交通秩序也可能有较大的提升，为已然到来的汽车社会走向成熟做好准备。



机关幼儿园预算：
别“装睡”了

东莞两会正在召开，一份《东莞市2013年市级部门预算草案》泄露了天机。东莞三家机关幼儿园2013年的财政预算支出高达2776万元。据记者了解，这三家幼儿园仅接收机关单位职工子女或市属公办学教职工子女。

用纳税人的钱给公务员子女读书，普通人家子女却不能进去读，这令人遗憾，可也不难理解，没有外力干预，没人愿意革掉自己的利益。而且，由于预算不够透明，很多地方对于机关幼儿园的补贴还是个未知数，还在“装睡”，公众自然不易“倒逼”。所以，还有多少机关幼儿园的补贴在“潜伏”，就是件值得追问的事情。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，对于均衡学前教育资源也是如此，那么，就应加大预算透明度，让各地百姓看看自己纳的税有多少补贴给了机关幼儿园。广州、东莞已经“刺激”民众，甚至已经“下河”，其它地方也该及时跟进了。

毛忠斌/文 勾犇/画

什么时候我不再写那冗长的稿件

读者来信

编辑：

你好。

日前，山西制定出台了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规范新闻报道的实施办法》，办法明确规定：省领导出席经省委、省政府批准举办的全省性会议报道和省领导考察调研活动报道，省委书记文字稿不超过1500字，省长不超过1200字，这规定很是务实。但看着这规定，我突然感到一丝悲凉：什么时候我不再写那冗长的新闻通讯稿件呢？

我是一名县级宣传部的外宣工作人员。我的工作，就是把县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写成新闻稿件，通过上级媒体发表出去，宣传本地的工作。按理说，对于文字爱好者来讲这是一件不错的差事，但是，从几年前开始，县里的主要领导有了不成文的规定：“必须在本地市报上发大稿、发头条。”这就要求我们新闻外宣工作人员写大部头的通讯稿，动辄四五千字的篇幅。

事情写成新闻稿件，通过上级媒体发表出去，宣传本地的工作。按理说，对于文字爱好者来讲这是一件不错的差事，但是，从几年前开始，县里的主要领导有了不成文的规定：“必须在本地市报上发大稿、发头条。”这就要求我们新闻外宣工作人员写大部头的通讯稿，动辄四五千字的篇幅。

刚开始，还是勉强可以写的。毕竟，一个县每年的综合工作值得大书特书，所以写一篇通讯稿还不算特别累。可后来，别的县也开始效仿，也频频发大稿、上头条。这种形势下，我们自然不甘落后，于是一个月两篇通讯几乎成了硬性的任务，我们开始疲于奔命。可想而知，一个小县，能有多少翻天覆地的大事情呢？翻

来覆去地写，蓝本无非是县里的那两份报告，久而久之就是炒冷饭，再有本事的人也会头疼。那怎么办呢？只好在包装上下功夫。比如起一个磅礴大气的标题，引用几句古人的诗句做小标题，内容里加几句诗。身体累也就罢了，心累！

有一次，一位长年从事新闻工作的同事指着那冗长的稿子说：“这叫新闻吗？”是啊，这还叫新闻吗？这分明就是工作总结、政绩汇报嘛！我写的那些与其叫新闻通讯稿件，还不如叫口水垃圾文。什么时候不用再写那冗长的新闻通讯稿件呢？我盼着那一天！

读者：蒋波静(公务员)

■本报投稿信箱：
qilupinglun@sina.com